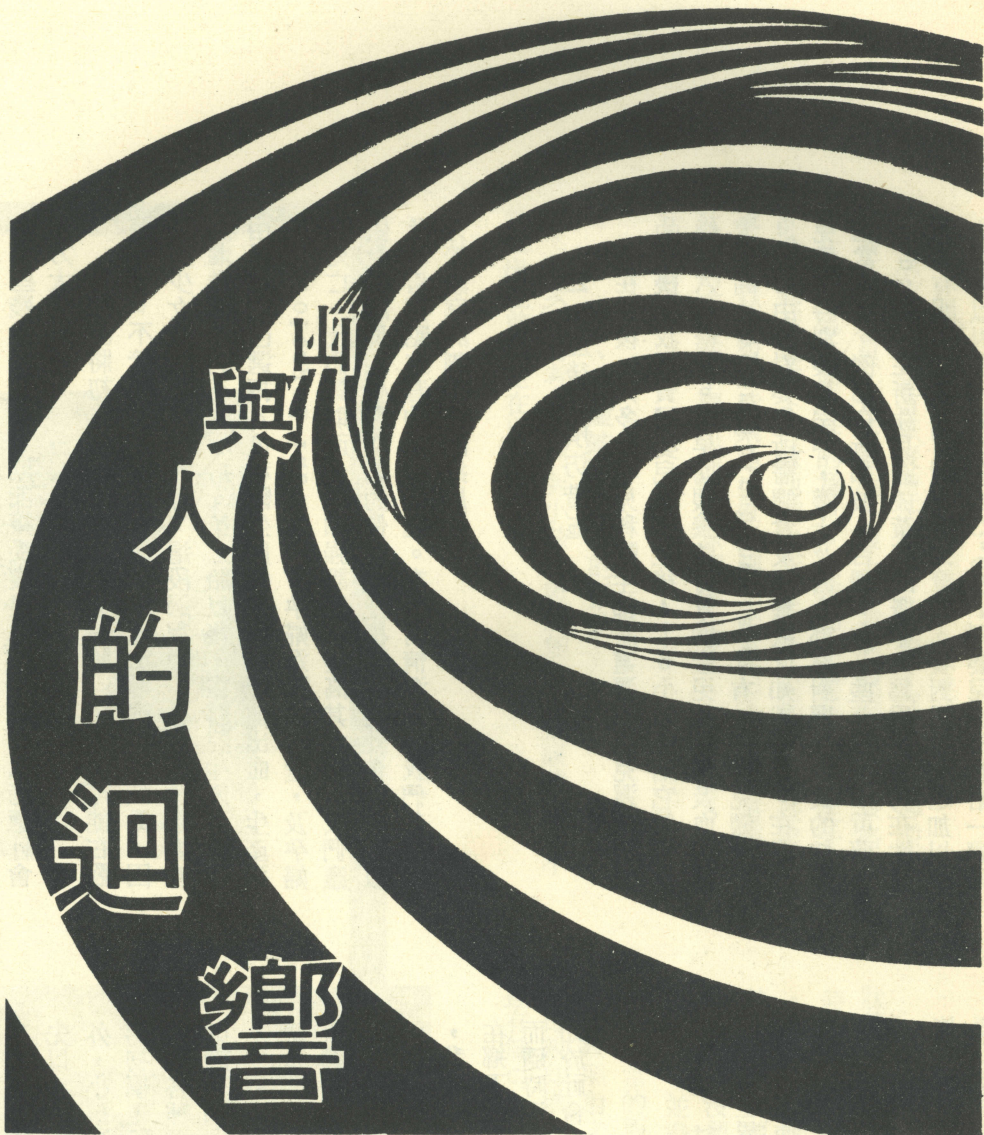


回憶兩年的耕莘青年山地服務團生活——

筆鄉



「生命只能向前生活，但須向後了解」

「山服」的老友 Σ 帶來山上工作時的幻
燈片。看著那小方塊中蒼翠的山、湛藍的天、
柔白的雲，以及蒼山、藍天、白雲中許多張黝
黑、憨厚的笑臉，過去二年的山地服務生涯就
像幻燈片一般鮮活的在腦海裏重映；又如一陣
陣的聲音、一聲聲的呼喚，迴響在綠蔭深處，
迴響在記憶的幽谷。

一、屬於「小山胞的」

路就是這樣子走出來的！

背著重重的補給和教材，帶著老團委的祝
福及殷殷的期望，就這樣子踏上了前人走過的
路程。大夥兒都有個願望，盼望為後代踏出一
條康莊。

生命綿延不斷，感覺上，山路竟像生命，
婉轉曲折，永無休止似的。你或可稍為小憩，
但卻不能長停。行行復行行，穿過一個森林又
一個，繞過一座山頭又一座，由於我們都是初
次來，不知終點在何處，感覺上，路也就更長
了。

脚步一步步比一步沈，背包也一步步比一步重
，更重的該是心頭那份承先啓後的使命。隊員
苦笑說：這真的是「任重道遠」了。

而隨行的老隊員只是淡淡的說道：「這路
已印上前八屆隊員的足跡，路，就是這樣走出
來的。」

門後閃爍的星星

剛到部落，大大小小的孩子就湧了上來，
嘴裏叫著泰耶族的話，好奇的將我們團團圍住

，有些則害羞的躲在門後，卻又禁不住那好奇，偷偷的探出半個頭來，亮著星星似的双眸瞧著我們。幾個成人經過時，也擦著亮亮的笑容和我們打招呼。老隊員說的不錯，這是個親切、熱情、質樸又帶點兒羞怯的地方。

「老師，你的味道和我的一樣。」

小朋友們說我和一位到平地工作的山地青年很像，所以他們就叫我「古麥」——那位青年的名字。

除了外傷施藥及一些教務工作外，有空時，我就和山胞們一齊去割水稻、剝小米、背米、砍柴、背木材……。帶著學習的心情，我努力使自己更溶入當地的社會。

有一次，我和幾個小孩爬上一座山去砍杉樹，砍完了，就背著一株二人多高的杉樹回部落，小朋友則二人扛著一株跟在後面。「老師！你很像山地人耶！」一個綽號「火柴」的小朋友說道，我問他：「怎麼像？」他頑皮的說：「臉像，很會工作像，還有你的味道也很像。」我已一個多星期因工作忙未洗澡，沒想到竟已「味道十足像個山地人」了。我開心的大笑，因我有種被接納的感覺。

同一個屋簷下的

老團委花盡心血，把我們組成一隊隊他們心目中的理想陣容。在山下，大夥兒也真處得客客氣氣的，沒聽過有甚麼爭執。

山上，是個和平地大為不同的環境：艱苦的物質生活、繁重的工作，許許多多的挫折，使得一些隊員們平時壓抑住的本性在朝夕相處的生活中漸漸顯露出來。

記得上山前，服務團的「元老骨頭」滿而溢神父照例開了他著名的「情緒疏導」課。

他說：「……假如昨天晚上『家庭會議』時，你和你的隊員為了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而大吵了一場，第二天一大早起來，第一眼又見到那個『死對頭』蓬鬆著頭髮，惺忪著雙眼，一臉可憎像時，你怎麼辦？……」當時，大家都被滿而溢神父談話的動作及滑稽的腔調引得捧腹大笑。誰也沒有去細想他的問題。

上了山後，工作重，對新環境也無法馬上適應，加上大夥兒個性不同，以前的經歷不同，對許多事的處理方式也常有異。剛開始，大家的默契尚不夠，因此工作遭遇了不少挫折。大家的熱情又高，求好心又切，加上年輕氣盛，表達方式不婉轉，因此一到晚上的家庭會議，氣氛立刻緊張、沈鬱起來。泰寶和泰媽對每一個不滿意的細節都加以抨擊、批評。沒有鼓勵或讚許的話，全都是硬蹦蹦的言語。筋疲力盡的我，聽了真是又怒又悶。為了使劍拔弩張的氣氛不致爆炸，我壓下自己的怒火，在可能的範圍裏盡量遷就他們的行事方式，並避免激烈的言語。對於不順遂的工作，我盡量承認錯在隊長。如此，總算沒有甚麼火爆的爭執，但是我的心情卻一直悶悶不樂，也無法傾吐，只得賣力的工作，想由工作中求得補償。並時時安慰自己：「沒關係，雖然大夥兒的個性是南轅北轍，但畢竟大家的目標是相同的。」

有時感慨很多，我會將它發抒在「家庭日誌」的「今日心聲」欄內，沒有訴苦，也不是埋怨，只是將自己的想法、理想及一些上山後的感受訴諸於文字。

漸漸的，我發現泰媽的態度愈來愈和善，偶而也會在家庭會議中提出讚許的話。後來在聊天裏，她才說出，她看了工作日誌，漸漸了解我的思想模式及處事態度；相處久了，也看出每個人都在賣力的工作著。

她說：「一開始，覺得你沈默寡言，不易相處，現在才漸漸了解你。每天我讀工作日誌時，看到大夥兒的心聲總是非常感動。」我聽

了後，有種被了解、接納及尊重的感覺，內心的積鬱從此平息。也覺悟到以前沒有將自己對同伴的關懷適當的表達出來，而只是埋頭工作，以致於大家溝通不好，自己不為他人諒解，也無法體會隊員的感受。弄得雙方都在苦悶的氣氛中工作，實在難辭其咎。在一個團體裏，將自己開放，並適當的表達是多麼重要啊！

第二星期後，大家的默契日益增加，開會時也較心平氣和。正因為大家都是心平氣和，所以對他人的優點也就容易發現，也較能體貼對方的感受了。大家也漸漸學會在何時予對方以適當的疏導，何時予以讚許。

每個人都尊重別人，也覺察到自己也是被尊重者，因此工作起來也就更加的賣勁了。

長久的體力透支，加上營養也不十分充足，隊員有的感冒、有的下痢，泰媽則被跳蚤叮得四肢都潰爛發炎。但是，沒有一個人對此有所怨言，因為大家已被工作及隊員間的激勵鼓舞得鬥志高漲。

山縮短了人們的距離

上了山，各小隊分駐各地，有形的空間距離拉長了，但是心靈却近了。

在相似的環境下，遭遇類似的問題，也擁有多方交集的感受，因此隊員們格外的想念著他隊的隊員。每逢在各小隊做聯繫的區長來到時，隊員們便圍著他爭問各隊的情形。區長走時，也總不會忘記託他帶上隻紙片字和滿心的祝福。

第二週的星期天，各隊大團圓並協調運動會及籃球賽的籌備。大夥兒相見，極為快樂，女孩兒們更是吱吱喳喳的談個不停。

山阻隔了人們，卻拉近他們的心。



我們都是一家人

打從上山的第一天，小孩子們圍著我叫：「古麥！」起，我就感覺到一種被接納的親切

們幾乎都在身旁轉呀轉的，我帶他們在晨曦中

跑步，他們則在燭光或營火旁教我唱歌。泰媽在課堂上教他們功課，一些乖巧的女孩則在廚房裏教泰媽煮叫「呀喉」的野菜。

和青年一齊在曠野中工作是一件樂事，我欣賞著他們矯健的身手，並也舒展筋骨，和他們一齊工作，體力發揮到極致，精神及意志也達到了高峯。工作一段落，大家就坐在田埂或杉針上聊天，他們談著山豬狗熊的兇猛，打香菇的辛苦，日常的一些趣事，也談著自己的一些希望、一些煩惱。我也同樣的將自己的感受及經歷與他們分享。他們教我許多山上的知識，我也知無不盡的將自己所懂的以口語的方式說出來。肚子餓了，則烤幾個玉米，或削幾個小黃瓜，運氣好時，還可吃到山雞、飛鼠或叉來的魚。

晚上，若無晚會或其他預定的工作，則不是和小朋友們畫圖唱歌，便是到民家坐一坐、聊聊天。在昏暗的桂竹屋裏，大家圍著燒紅的木頭席地而坐。談稻子、談小米、談杉木、談蘋果樹、談小孩子的癩痢頭，也談肚子裏的白麵條一條蟲。常常，他們會想起前幾屆隊員的一些趣事，而大笑不已。

老人大都不主動說話，他們只是咧開乾癟的雙唇微笑著傾聽，微弱的火光就在那斑駁的歲月痕跡上及那古老的刺青上跳躍。有時，老人會以山地話問他的孩子或孫子，他們也以山地話解釋。偶而，他們也應我們之間，講一些古老的故事，一些他們臉上的紋青依舊鮮豔時的事。有時，他們也唱些蒼勁或帶著些淒清的山地老歌，將時光又帶回了那個山豬、野獸很多的年代。

告辭回去時，如我忘了帶手電筒，山胞們就為我燃兩支亮亮的竹片。常常，我就帶著滿肚子的蕃薯、玉米及鮮美的青草茶及滿腦子的山入夢。

我會摸黑路、跌跌撞撞的回部落，也會在狂風暴雨裏抱著病，在落石斷木的威脅中回到山上，和山胞們共渡颶風。只因爲；我心底裡已認同了這個山上的家。

家，美麗的家

每天清晨，碧綠的山坡上就綴滿了含著淚的小白苞。綠油油的草，白嫩嫩的小花苞，後面則是蒼蒼鬱鬱的山及灰藍的天。有時這一切會披上層薄薄的晨霧——曉霧所織成的，使大地蒙上幾分朦朧和幾分惺忪。一旦那萬道霞光的金日躍上了山頭，那些含淚、帶羞的小白苞遂燦成上千張含笑的白臉，娉娉婷婷，隨著徐徐的晨風搖曳生姿。那數千張潔白的莞爾，又笑出美好的一天。

當太陽撒下耀眼的金芒時，「晨樓」就撤去了，一切景物都變得十分清楚，經過一夜露珠的洗濯，顏色也格外鮮麗。那綿亙的鄰山，不遠不近，剛好可以清楚的讀出它的脈理筋絡，假如你用心的話，你甚至可感覺到那山脈的呼吸。

雄偉的群山，壯麗的山谷，清澈的彎流，如再配上朵朵多變的白雲，簡直就是一幅畫了。不！沒有畫能如此活生生又瞬息萬變。黃昏時，白雲最多也最富變化（或許雲兒是一直變化著，只是人們在黃昏時較爲有空觀賞它。）常常就連成一片綿綿的雲海，那白色的雲波就在山谷上排出千變萬化的美景。

白雲蒼狗，是古人有感於世事之變幻莫測正如同那多變的雲彩一般，所發出的浩歎。其實，變的又何曾只是悠悠的浮雲？那亙古似的山脈，我們居住的地球，夜空裏密密麻麻的星雲，浩瀚的宇宙，何嘗不都在變化著。只是我們短短的有生，無法窺見其變。

然而正因爲有生是如此的短暫，因此我們

察覺不到山的變化，星系宇宙的變化，感覺上它們似乎是亙古不變的。於是乎從另一個意義來說，從感覺上來說，利那也就是永恆。在那一剎那裏，我們相信我們感覺到雲彩的美麗，我們見著稚子無邪的笑容，我們領略了一些意義，在這些利那裏我們的感覺是不變的，是永恆的。

這兒沒有電，因此山上的夜空格外的漆黑，加上透明的空氣，因此星星顯得格外明亮、格外密集。或許是星兒太亮太密了，擠不下，所以一個晚上總見得著十多顆的流星。常常，隊員們就對這些星雨許願。

生理極限和心理極限

人類的潛能實在是豐富的寶藏，而要達到那寶藏首先得打穿那覆蓋在礦脈上又厚又硬的外殼——人類的心理極限。可惜的是人們常惑於其硬厚，而看不見下面之寶藏，甚至否認有寶藏的存在。殊不知，也許只要拿起「犀利的決心圓錐」奮力一擊，那似乎不可能破的硬殼便馬上碎裂。

分析這層「心理極限」，我們可發現惰性乃其中的主要成分。安於現狀，沒有求更好的願望及決心，自然就會說服自己相信已到達無法突破的極限了。要去除這層障礙，首先得有「求更好」的願望，這股心願如果夠強，自然就會鑄成一把堅利的「決心圓錐」。

一半是由於好勝心，一半是由於榮譽感及責任，和山胞一起工作時，我總是要求自己盡力去達到或超過他們的工作量。收稻米時是如此，打球時也是一樣。但我從不相信自己能背起裝著九十斤穀子半個人高的大竹箕，並爬那陡陡的山坡。直到有一天，我才克服了這原以爲是「生理極限」的心理束縛。

平常，我和山胞們割完稻子後，他們都將

稻穀鋪在原地曬乾。但是有一天下午，割完稻米後，山胞們想把打下的穀子運到回部落途中的工寮。我想既然是順路，便請求他們讓我試試背竹箕的滋味。爲了怕我過度勞累，他們要我背小孩子的小竹箕或女人背的中型竹箕，我想了一想，堂堂一個大男人怎好示弱，於是我便要求背那大號的竹箕，他們見我堅持也就答應了。

剛背上，只覺得沈沈的，上半身也自然的弓成龍蝦一般。開始爬那陡坡後，脊椎和背部才真正的嘗到了苦頭。穀子似乎越來越重，上半身也愈往下弓，一直到幾乎與腿成了直角。喘息的聲音和脚步一樣，也越來越重。

就這副「大蝦」一般的狼狽樣，終於把稻子送到了工寮。卸下稻子後，忽然身子一輕，整個人似乎一瞬間暴長了數公分，走出工寮，發現同行的山胞還沒抵達，便折回去看是否尚有其他的工作。下了山坡，看到幾位山地婦女正埋著頭，吃力的背著大型的竹箕。一天的工作後，雙腿也已酸軟，但還是不忍心看婦女背那麼重的穀子。只好硬著頭皮，將竹箕接了過來。抬頭一望，那「之」字形的山路蜿蜒曲折，直往上繞，心中不禁叫苦。

這第二趟更累了，整個脊椎骨像要壓斷似的，腿肌也酸得幾乎抬不起來。想要多吸幾口氣，胸腔卻被那九十斤的穀子壓得無法擴張。好幾次，覺得自己快走不動了，然而工寮卻仍不見踪影。

有好幾次，我想坐下來休息，甚或把竹箕交還給山胞，但是一股不服輸的意願及對團的榮譽感，使我把那些念頭嚥了回去。

我努力回想著以前練長跑時，如何忍住小腹的疼痛，一直跑到大肚橋，而見著旭日的萬道金芒照出千頃的波光粼粼及千頃搖曳的蘆花時的喜悅。就這樣，一步一步慢慢的爬回了工

寮。

將米傾倒在塑膠布後，已幾乎筋疲力盡，卻也有一絲快慰，因我知道自己終又再次打通了「心理」的「壬督二脈」。

「求更好」的願望，這把利斧劈出了人類文明的進步，它不停的粉碎舊的記錄。賴著這股強烈的願望，人們得以掙脫自限的束縛向前奮進。

就是這股願望，使隊員們不停的向自己挑戰，要求自己不斷的更新、更好。

桃子成熟時

當我們「求好」的決心日益高昂，友誼日益芳香，當我們陶醉在自然的美景，當我們珍惜著衆多可愛的心，那日子卻飛了起來。

小朋友臉色惶惶，不停的問：「老師，你們幾時回去？」「老師，你們不要回去嘛！」

有些則故意講些試探性的反話：「老師，你要走了，是不是很高興？」「台北很好是不是？」

「

那個老師心目中的問題兒童，一隻眼睛不好的林家寶，閃著滿眶的淚光，用赤誠的腔調說：「老師！我喜歡你……。」只因爲我會和他一起背過米。一個被處罰而賭氣的倔強少年，忘了賭氣的事，用心的唱出：「祝福你，親愛的老師。」一遍又一遍，使人爲之心酸。

無論離情是如何依依，無論我們是多麼不願意離開這些誠摯的人們，離別的日子還是到了。

「老師！再見！」「老師，請多保重！」

「謝謝老師！」「老師……」陣陣的呼喚從那遙遠的山腰直傳下來。抬頭一看，在那墨綠色的山腰上，有一線白色的人影在那兒晃動，是小朋友在那兒哭喊。

怕他們太晚回去，又怕他們淋了雨，我向

他們揮手並大叫：「回家去——」他們聲嘶力竭的喊道：「不要回去——」並且又唱起離別歌來，斷斷續續的歌聲從那山腰飄下來；自以爲能使感情不形於色的我也不禁鼻頭一酸。

再見吧！親愛的小朋友；我們一定會再來的，「桃子成熟時，我們一定再回來。」

二、屬於老骨頭的

又是桃子成熟時，懷著抑不住的興奮，也懷著幾分近鄉的情怯，我又回到了朝夕思念的山上，並帶來四十個「耕莘」的新血輪。去年我是懵懵懂懂的初生之犢，輩分是年輕的「雅爸」（父親），今年則是「有大事」（爺爺），老骨頭了。

不再數石頭走路

同樣的是去年所走過的路，去年爬過的坡。小蘿蔔頭們也同樣累得稀里嘩啦。

想到自己初次上山時的情況，便能了解新隊員們的感受。每到休息時，我會指著走過的山路，讓新隊員知道自己的雙腳已經走過那長長的蜿蜒曲折。

我想有許多新隊員那一時刻的感受，應是和我雷同——在同一時刻裏感覺到自己是何其偉大又是何其渺小。而這兩種力量，驕傲與謙卑，愉快地聯絡在友情之中。

生命中每一刻都是如此結合的人是幸運的，因爲他的生命將緩緩和平流動，既不飲傲慢之烈酒，亦不啜絕望之苦杯。

驕傲也罷，謙卑也罷。休息後，總歸是要再走的。路，就是這樣走出來的，沒錯！但我們得好好認路，不可像新隊員，低著頭數石子似的走路。老骨頭第一件工作就是將小輩們安全、準時的送達他們的「家」。

「老師，你不走了嗎？」

帶著小輩，回到泰崗。遠遠的！小孩子們就叫著：「吳老師！」「古麥！」衝了過來。

「老師，你瘦了！」一個叫雅霧的小女孩說道，並用星星似的雙眼注視著我。心中一陣感動，難得她那麼細心。

「老師，你不走了嗎？」最聽話的學生，和我一起晨曦中練跑的小田徑隊長，迫切的問道。

「……………」

心中暖洋洋的，陶醉在家的溫馨中。只是安頓下泰崗的新隊員後，我又得走了，我還得到別隊去。

對不起，小朋友，老師又要走了，但是老師會常常回來的。

孤獨但滿足的信差

安頓好各個小隊後，就開始了我巡迴各部落的行程。日復一日，在群山中獨自繞那漫漫的山路。

當我接下這個責任，當我接下老團員諄諄的盼望及祝福時，內心便已決定，路不停止，我也不停止。即使是路沒了，也要走出路來，只要我的雙腿仍然挺立。

山拉近了人們的心，因自然的環境撤下了人們許多的藩籬，使得心靈開放，能感受他人的心也學著去關心別人。正如同去年，也如同前年、大前年，「小山胞」們圍著我要其他各家的信，那怕是幾個字、幾張塗鴨，也樂得他們眯住眼、咧開了嘴。也如同以前，我要出發時，「小山胞」們總忘不了塞上他們昨天晚上在微弱的光綫下，咬著筆尖或托住腮，費盡心血所表達出來的誠懇的問候，託我帶給山那邊的隊友。關懷是互相的、共鳴的、傳染性的。每當我看到小傢伙們與高采烈的模樣，我

遙遠的山腰直傳下來。打更一響，
的山腰上，有一線白色的人影在那兒晃動，是
小朋友在那兒哭喊。
就感到一股欣慰及滿足，長期跋涉的勞累也就
忘了。新隊員們昂揚的工作熱情及清新，活潑
的精神，常常為被責任感壓得身心交疲的我注
入了生機，引進了激勵。

「學識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人人皆可
為我師，我用心的學習新隊員們值得我效法的
地方。不知道我是否帶給了他們一些東西，但
我確實從他們身上看了不少，感受不少，獲益
良多，雖然新隊員未必知道。他們常常認為老
傢伙甚麼都該懂的，然而事實證明，學習乃是
交流的。願我也確曾交流出一些對他們有益的
東西，我祈禱著。

常常，我會扮演著小丑，以博取新隊員燦
爛的笑容，點亮四周的空氣。也許，我沒有小
丑的天賦，但我自己也常禁不住莞爾，而這笑
不含「小丑的淚」它是真心愉悅的笑。

誠然，每天走那類似的山路，聽一樣的蟲
鳴，時間一久，對身心都不是件樂事。落石、
雜草叢生僅容一人行走的小徑中潛伏的毒蛇、
一瀉千里的跨山坍方……也都隱隱的威脅著生
命。還有獨行的無聊、寂寞及遇險時的驚懼對
我也都是一項考驗。

不過，我也常常利用這些獨行的時間，檢
討、過濾一些計劃及自己。在除了蟲鳴外甚麼
都聽不見的山中，只要你願意，內心會比平時
更容易冷靜，也更接近自己。因此更能清楚的
看見過去，也更容易反省並檢討自己的方向。

正如齊克果所說：「把個人孤立於一種如
死的沈默之中，在那裏人要與唯一必須之物面
相對，思想與存在之熔結。因為只有如此人的
精神才能誕生，他才能變為「個人」。

由於心是完全靜了下來，因此也更容易悟
及人們對我的愛。感覺上，雖然不和朋友們在
一起，但卻覺得他們非常接近。在獨行時，我
常是懷著感恩的心，想著我的父母、師長及山

得好好認識，不可修辭。
的走路。老骨頭第一件工作就是將小輩們安全
、準時的送達他們的「家」。



下共同工作一年多如兄弟姊妹一般的老傢伙們
為了工作，我常獨行於曠野中，但我的內
心卻洋溢著喜悅與滿足。

解鈴還得繫鈴人

再次的上山，給予我感受最深的是人性。
我的職務是區長，負責各隊之間的聯繫，
各小隊的日常工作，則尊重新隊員，在某些原
則內任其發揮。在不違背服務的原則、不違背
當地風俗，對將來看不出有甚麼妨礙的，都可
以放手去做，區長則立於輔導的地位。

由於職位的超然及客觀，使我能清楚的看
到新隊員的個性，及他們對新環境對同伴的適
應所花下的努力。

我清楚的看著人性的矛盾，人性的掙扎，
人性的無奈。我看到了一個顯微的社會，並見



著了生命的循環。

自問一個老骨頭要對新隊員有幫助，應該具有那些能力呢？嚴父英明的領導及遠大的見解，慈母無微不至的關懷，兄弟朋友不分彼此的友愛及信賴，還有一個成功小丑的詼諧及智慧。這些，我做了多少？我能做多少呢？我盡力要求自己。

然而最重要的還是新隊員本身，如果他們沒有「求更好」的決心及願望，而限在自以為是的極限裏，那旁人也是愛莫能助了。畢竟，解鈴人還得繫鈴人啊！

經驗之外的

新隊員對老團委的經驗常有過高的估價，他們認為「經驗」一定使老傢伙們甚麼事都懂，甚麼事都能處理得完美。

其實經驗不一定使人聰明，假如沒有更超越於它的東西。

對老團員來說，這超越經驗的東西，應該是那分常在心內的責任感。由於體會到自己是個老隊員了，已擔起承先啓後的使命，因此不時逼著自己去思考，去整理及善用過去的經驗。

就是這分責任感逼得我隨時冷靜的處理自己的情緒，隨時保持自己於最佳的身心狀態，隨時以更遠，更廣的角度去看全盤性的工作，去看「一整隻的大象」。

下山不是結束，而是工作的開始

撒在圃裏的茶種衝破乾硬的土壤長得綠油的，新隊員們也漸突破硬繭達到鬥志的高潮時，一個月的時間卻很快的即將過去了。時間為甚麼從不停止它的脚步呢？

小朋友們開始以低低、柔柔的腔調唱著：

「……親愛的我的老師，

不要離開我

……

不要忘記，不要忘記，一個月的相處……。

一遍又一遍，新隊員們沈在濃濃的離愁裏。新隊員們多是大一的新鮮人，而我已即將升醫五，許多問題、許多新的責任將使我難得再有機會上山。想到此次別後，相聚該是何時？我的心裏也被依依的離愁噬蝕著。

但是肩上的責任不容我耽於離愁別緒中，我得靜下心來，督導隊員做最後的衝刺，我得反省此次上山的得失，我得好好收集資料以備來年參考。我還得將這些感情豐富的新隊員們帶過被「畢莉」損害的柔腸寸斷的山路，送回給他們的父母。在這情感氾濫的時刻，得有人保持絕然的冷靜，而老隊員即有這種不可推卸的責任。

許多女隊員們都紅著雙眼，和紅著雙眼的孩子們，說著說不完的話。眼看行程即將耽擱，只好狠著心，催促隊員們集合，大夥兒將行李打好，圍坐在地上。我盡量將自己的聲調放輕放柔，語重心長的，我說道：

「我也曾是個『小山胞』，我了解你們此刻的感受……，這一個月你們投入的很深，也交到許多可愛的的朋友，如果你們真的愛這些朋友，下山後，和他們保持聯絡，做一切朋友該做的事……明年，你們再帶一群苦心訓練培育的新隊員及更多更充實的準備來，希望我們都能記住——下山後，才是工作的開始……。」

太陽總是會下山

因為還有明天要來

別忘了

那屬於山的日子

別忘了

那屬於「答棟」（山地人）的日子